


# 永恒的梦想

香港 向明

▲ 未曾寄出的情书 · 一个真实的故事 ▼



群众出版社

I267  
377  
2

# 永恒的梦

[香港] 向明

073876



女子学院 0051635



(京) 新登字 093 号

技术设计：祝燕君

永恒的梦

[香港] 向明 著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雄县职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3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

ISBN7-5014-1212-X/I·439 定价：7.50元

印数：0001—4000册

---

## 致 读 者

---

去国十年，身在异乡，我对国内文学的发展形势不甚了了，对拙作能否顺应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自然更是一无所知。然而，从那久远年代传来的心灵微弱的呼唤，却仍能使人跃跃欲试。我于是便如此地孤注一掷了。

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那种现实与梦幻奇妙结合的校园生活，虽也曾给我们这代人造成过心灵的创伤，但那纯真与永存的友谊和爱情却仍能使我们在激流中欢快地成长。

“友谊”、“爱情”，多么简单的字眼，却又包含着何等深邃的内容！

友谊可能变为爱情；然而爱情能否变为友谊，而这种变化是否堪称感情的另一种升华？于我至今仍是一个谜，一个梦，永恒的梦。

如今大梦虽仍未醒，但在朦胧中回味一下青春的激情，咀嚼一下爱情的甘苦，大抵也是人生的一乐吧。

我不是个布道者：教己尚且不能，又岂敢去教人！我只不过是将自己一颗赤子之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任凭他们剖解，鞭挞。

向 明

一九九四年·春

这是一个三十年寻梦者的心灵史，是香港学者黄向明先生用他艰难人生的哲理感悟，伴随着无尽情丝，写就的一纸风调别具的情书，已经写作了整整三十年。

作者以孤寂和沉郁的情绪，追忆大学时期邂逅的两位多情少女，在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托出人类的永恒主题：爱的迷惘，爱的悠长，和爱的沉重。而当你懂得爱的真谛时，恐怕已是风怀老去，遗恨难诉……

这部淡雅人生之作，犹如在一杯清水中加入一滴浓烈的醇酒，字字馨香，余味无穷。

当你从我的眼中消失的时候，  
你的倩影并不映上我的心头，  
然而我感到了不止一次，  
它永远占据着我的记忆，  
这时候，我又向自己提问；  
这是友谊呢？还是爱情？

——摘自〔波〕密茨凯维支《犹疑》

送给我的阿光：

这里埋藏着我的心，一颗和你一样对爱情和友谊满怀热望的年轻的心……

## 作者小传

黄向明，广东梅县人，一九三七年出生于香港。一九四六年随父前往德国柏林，一年后赴英求学。一九四九年返国。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随即开始了三十年的教学生涯。

一九七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学术论著《实用科技法语语法》。尔后在《译林》杂志发表了两部中篇译作《断手人》、《棕榈偏影》。

一九八二年其处女作中篇小说《一曲遥寄》问世，发表于《当代》文学杂志。

同年移居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至今。

装帧设计：舒均欢  
责任编辑：李红珠  
封面题字：刘海宽





这 是一部奇特的书！  
是一部写了30年的情书！  
是一部从未寄出的情书！



ISBN7—5014—1212—X/I • 439

定价：7.50 元



永恒的梦想

——一个真实的故事…………… ( 1 )

---

挽 歌

——《永恒的梦想》之二…………… (197)

---

跋…………… 曾镇南 (251)

---

# 永恒的梦

## ——一个真实的故事

送给我的阿光：

在你二十岁生日的时候，请收下这份菲薄的礼物。

这里理藏着我的心，一颗和你一样的对爱情和友谊满怀着热望的年轻的心……

二十岁，是你生命鲜花盛开的季节，珍惜你的青春，让心灵之光烛照着你的前程吧！

永远爱你的爸爸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七日

小琳：

五年后的今天，我又在给你写信了。这也许出乎你的意料，但是并不会使你感到

惊奇吧。过去，我不也通常是在几年的沉默之后，突然给你写信的么。为什么要这样，是一时感情冲动的驱使，还是长久郁积着的思念的爆发？连我自己也不甚了然。而我又何须徒劳地去揭开难解的哑谜呢？我只是按照自己潜在的意识行动，如实地描绘我思想的轨迹而已。因为，这于我是一种快乐和安慰。正如一个远离亲故的人，忽然见到一位千里迢迢赶来探望自己的老友，那种喜出望外的感情，总该算是合乎情理的吧。这也许是庸人自扰，可我本是一个平庸的人，你又怎能责怪我呢？

我无法找到你的地址，这是经过将近一年的觅寻和奔波之后，凄然得出的结论。是啊，中国是如此之大，我的腿又是如此之短，纵使我有走遍天涯海角的宏愿，我的勇气和精力也已消退和胆怯了。在种种通向你的归途中，我唯有选择写信这一捷径了。然而，这又竟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可这又有什么呢？只要你友谊的心扉依然向我敞开，你就能听到我心灵的呼声；如果你有时还曾想到我，那我就依然在你的心里存活！

我是这样一个幸运儿么？唉……不知你的心对那似水的流年是否还有一丝怀念的丝缕。我对它却有无穷无尽的眷恋……

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我便感到我那永逝的青春又在我的心中欢跃，在我的血里沸腾了。一股从我灵府深处升腾而起的神奇之力，犹如春风，犹如浮云，将我轻轻托起，把我送回了青年时代美好的天地。我飘飘然置身于梦境般的漫游中，怀着孩子一样的喜悦，重游了我用天真幻想构筑的乐土和那纯真的感情在我心中留下的遗迹。

在这遐想的天国里，你常常突然闯入我的眼帘。仍在晴云薄雾之中清晰可见：依然是那双大胆而又温柔、活泼而又忧郁的眼睛；依然是那对默默无言而又盈盈欲语的嘴唇和那欲露还藏、甜蜜而又惨淡的微笑。你，我永恒的梦，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际。你，小鸟依人似的美丽的姑娘，为什么不扑进我的胸怀，而在我的身边翻飞、徘徊。我觉出了一种难以描摹的酸楚和迷惘，同时也感到了一种疯狂的，近乎致命的幸福。命运之神并不永远是残酷的、它给我带来的这种虚幻的温慰，不也足以暂时安抚我那颗缱绻柔情的心么。

有时我并不把你当作一个具体人的，而看成一个概念，一个纯洁美丽的固定形象，一个热烈而真挚的感情象征。在我的心目中，你是那俯视着世界的群星中最明亮、最晶莹的一颗。这颗星从遥远的天际撒下了爱的火种，在我的心中第一次点燃了熊熊的烈火。这烈火既无黑烟也无炭星，是一团纯洁耀眼的光焰，它在旋转、在呼啸、在升腾。

我感到幸福也感到痛苦；感到满足又感到空虚：我站在这百味人生的复杂感情的焦点，望着无边无垠的大地和广阔飘渺的天宇、茫然不知所措。是啊，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幸福。在最大的欢乐中也掺杂着悲哀；在最完美的境遇中也包藏着忧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幸福才益发使人珍惜和依恋吧。

我要永保我的幸福和欢乐，抛弃的我悲哀和忧虑。然而那些我竭力想从记忆中抹去的，恰恰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如今，那些我要永保和不能忘怀的都幻化为文字，作为永久的纪念，涂抹在这些白纸上了。倘若为了自己，这原是不须借助于纸墨的。但是，其实或者还只是为了你，我要将

它们写下：我的幸福、我的悲哀，连同那时间一般永远伴随着我的绵绵无尽的思念……

—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吗，我的朋友？不会记得了。这一章恐怕早已从你的心页中撕去了。那么我愿把我珍藏了二十年的《梦游曲》的孤本奉献给你。或许，岁月的流逝会使它变得陈旧；激情的淡漠也会使它显得冗长。但是，当你心灵的眼睛向后回顾，忽然发现在你走过的路上也曾留下了你欢乐的声音和炽热的感情，那么陈旧就会显得清新，冗长也会显得简短了。来吧，我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翻开这第一章，重温那美好的旧梦吧。

是啊，这是一个梦，一个被你忘却了的永恒的梦。那么，当我把自己万千的记忆铺陈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就把梦境中的小琳作为陌路介绍给你吧……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从民主楼的教室出来，沿着一条幽径向未名湖走去。道旁是一簇簇的刺玫。深黄的花虽已凋零，但那浓绿的叶却越发显得苍翠。下课以后，同学们早已散去。楼外寂静无声、不见人影，只有几只不知疲倦的苦蝉伏在树梢“吱吱……”地反复吟咏。

我喜欢在这静穆的地方散步，特别是连续上了六堂课之后，各种知识杂乱地交错在一起，挤压着我的大脑，使它感到肿胀和麻木。我须要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这时，我每每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让它慈母般温柔的手，抚平我一日操劳的皱纹，为晚间的工作储藏深沉而充沛的力量。

073376

北京大学的校园固然不能称作大自然，但它那遍地如茵地绿草、满岗挺拔的青松还有绿水荡漾的未名湖和巍然屹立的燕塔也堪称大自然如画的缩影。

我慢慢地走上了环湖马路。从碧波起伏的湖面上缓缓卷起了一阵微风，轻柔、温和地吹拂着我的头发和衣襟。九月的太阳并没有收敛它的热力，我却感到了初秋的凉意。我顿时觉得爽快极了。我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两臂也像是被吹动的风车，欢快地转动起来。大自然对于人类是何等地慈爱啊，可惜我不是一个诗人。

我悠闲地走着。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快点！”这是个姑娘的声音，“要迟到了。”

“是这么走吗？”另一个姑娘声音问道：“别带着我们瞎跑呀！”

“没错儿！”仍然是第一个人的声音：“你准备好了吗？”

“怎么说呢？”这第三者的声音是那樣的圆润、那樣的柔媚，就像悠扬的牧笛，“我的心跳得可厉害了。”

“咯咯咯咯……”一阵清脆的笑声：“你别装模作样了。”

“真的，谁骗你啊！”那牧笛般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荡漾着，“一想到要上台，我就紧张得要命。”

又是一阵清脆的笑声。姑娘们的爱笑就和她们的爱哭一样。她们哭的时候特别伤心；笑起来也就分外爽朗。这分外爽朗的笑声使我不由地转过头去。

这是三位女同学。一般的身材，一样的两条小辫，穿着一色的蓝布裙子和掖在裙子里的短袖白衬衫。我知道这是北京实验女中的校服。

“准是新生”。我颇为自信地想道。因为刚刚入学的中学

生总以自己的校服为荣。

她们离我不过五、六步光景。我注意到，中间走着的那位女生具有种独特的风采。我想那牧笛般的声音一定是她所独有的。但是，我还来不及细细寻味，她们已经像一阵轻快的旋风从我身边掠过去了。

“唷，已经四点半了，”左边那个姑娘说“快走吧！”

她们加快了步子。快步中，间或夹一阵小跑。姑娘们的身子很快就隐没在一座汉白玉拱桥的后面。留下的是一阵清脆然而渐渐远去的笑声。湖滨的校园更加寂静了。

我在桥边一块大青石上坐下。舒舒服服地靠在光滑的桥身上，时而欣赏湖水的涟漪，时而仰望一抹白云的蓝天。刚才一阵阵清脆的笑语声，给我心中的诗情画意增添了几笔明快色彩。我无所思、无所虑，欣然陶然。

过了不知多久，我站起来，沿着未名湖畔从容地漫步。

突然，我想起下午是社团活动时间。今天话剧队招收新队员，我还是五名招考委员之一。

我急忙看着表，已经快五点了。

“糟了！”我喃喃自语道，“怎么办？还去不去呢？”

我踟躇片刻，觉得迟到总比失职好些，于是急忙加快了步子。

对于话剧，我在中学时代曾有过一阵狂热。进大学后，也还兴趣不减当年。据说，我很有一点表演才能。经过三年出演的磨炼，在人材济济的北京大学，我居然成为话剧队的台柱。有人甚至劝我到剧院谋职，否则埋没了一颗舞台新星，真是莫大的损失。可是我认为，业余爱好一旦变成终生职业，反会变成一种负担和苦恼。我是学法国文学的，搞搞话剧对我



的学科不无小补，所以话剧就成了我业余的专业。不过开学头几个星期，我忙于《中国翻译文学简史》的修改工作，废寝忘食，无暇他顾，竟连招考的事都忘了。

我大步流星地赶到哲学楼的大课室。为了不惊动别人，我决定从后门进去。不料后门锁着。我扒在门缝往里一看，这间大型阶梯教室的前半部已经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黑板前面，那块供教师活动的梯形空地，布置成临时的舞台。角上放着桌椅、暖瓶、茶杯、书报之类的小道具。

一位报考者正在那里表演。他东奔西跑，左顾右盼，口中念念有词。我实在无法想像他要表现什么主题。

“啊哈！”我背上遭了狠狠一击，“你的什么的干活？死拉死拉的有！”接着是一阵大笑。

“轻点，轻点！”我回过头，恳求着正在右手叉腰、左手指着鼻尖的王师贤。

“您在作远距离观测吗，考官先生？”他忽然双手垂落、俯身躬身、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阁下需要瞭望镜、窥听器之类的仪器吗？”

我奈何他不得，只好一笑了之。

王师贤是位热情的青年，在他方正的头上，稀疏地长着一些短发。但他的鬓角却留得很长，大有十九世纪法国绅士的遗风。在他大而无神的眼睛底下，按着一个平扁而且带有伤痕的鼻子。

这鼻子像是被人狠揍了一拳，又经不负责任的整形大夫稍加修补的产品，这大概就是离开儿童艺术剧院到北京大学苦攻中文的主要原因吧。

“让我这通儿找，都快累趴下了！”王师贤抱怨着说，“快